

市博精华



人字纹铜鬲

(商代)

袁文

这件人字纹铜鬲高19.7厘米，口径15.5厘米，为征集所得。

侈口，束颈，沿上立两耳；腹部中档，下承三锥形空足；颈饰三周弦纹，分档处饰两道平行的人字形弦纹，纹饰简练，造型古拙。

鬲(gì)：古代煮饭用的炊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多为陶制，商周时期兼用青铜制。

博古斋

禁毒史话

刘绍义

生产毒品的罂粟花，最初由阿拉伯传入中国时，也是当作观赏花卉进行种植的。这些我们从唐宋很多诗人的文学作品里都能看得出来。“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而今寂寞山城，鼓子花开亦喜欢”……这里的“米囊花”和“鼓子花”都是罂粟花的别称。

据《旧唐书》列传第198卷记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拂霖”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它当时是大举扩张后的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底也伽”就是西方解毒的一种珍贵药品，其主要原料就是鸦片。这是文献上可见的鸦片进入中国的最早记录。

但中国人对鸦片的认识，早在成书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的《唐本草》中就有介绍了：“底也伽，味辛苦平无毒……”也许就是这限于时间、技术和科学知识的认识，让人错误地低估了鸦片的毒性。直至明朝的李时珍时，还在《本草纲目》中介绍着“阿片(鸦片)”的药用价值，正是对鸦片的毒性模糊不清的认识，让后来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以致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不是神仙，胜似神仙”的快感，让不少人“吞吸无厌”。其实，吸食鸦片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轻者眼垂泪、鼻出涕、打哈欠、淌口水；重者瘫痪如泥、面黄肌瘦、萎靡不振、奄奄一息，以至骨瘦形销，破家败业，直至变成一个“废物”。更有甚者，有人为了吸食鸦片，走上了变卖家产、卖妻鬻子、抢劫盗窃、杀人放火的绝路。烟馆、赌场、妓院……那时的中国，到处都是腐朽糜烂的销金窟。吸毒，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皇帝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紧接着乾隆皇帝、嘉庆皇帝也都颁发了多条禁烟令，但由于利欲熏心的外商对中国禁烟的阻挠和当时中国海关缉私能力的局限以及清官吏的贪污腐败等，禁烟的效果并不是很好，直到林则徐怀着“蹈汤火”，置自己“祸福荣辱于度外”的“虎门销烟”后，鸦片才算得到了有效地遏制。

但真正全面禁止毒品，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小小说

思想家

秦德龙

张三和李四经常在一块喝酒，去小酒馆喝酒。仿佛和老婆打别，故意不回家吃饭。但他们从不在背后骂老婆。背后骂老婆算什么？真正的男人从不这么干。其实，他们心里是很恨自己的老婆的。共同的仇恨，让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说起张三的老婆，李四知道；说起李四的老婆，张三也知道。他们的老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瞧不起自己的男人，敢和自己的男人吵架，甚至敢在大街上骂。男人总是要面子的，娶个爱吵架的老婆，这可真让人受不了。受不了，躲得了吧？张三和李四就互相扯着，去酒馆喝酒，借酒浇愁。不过，他们没有借机谩骂自己的老婆，而是对老婆大唱赞歌。

“我老婆，年轻的时候，才漂亮呢。说她貌若天仙，一点都不过分。尤其是走路的样子，风摆杨柳，大辫子打在屁股上，把我的魂都勾跑了。”张三呷了一口酒说。

“我老婆，那就是潘虹第二，号称小潘虹。电影演员潘虹长什么样，我老婆就长什么样。说实在的，能和貌似潘虹的女人结婚，这辈子够本了。”李四也呷了一口酒说。

“可老婆不爱我了。哎，原因在我。因为我不是大款，不能给她宝马香车，不能给她带来幸福生活。”张三叹了口气。

“我和你一样。悲哀呀悲哀，这是男人的悲哀！”李四也叹了口气。

两个男人都不再说话，相互斟满了酒，“咣”一声干了。

他们就这样喝着闷酒，把自己麻醉。现在，该说说他们的社会职业了。他

们都是文化干部，在文化系统混吃喝。虽然，碗里没有多少油水，但也饿不死人。只是，社会太让他们迷惘了。社会进入了多标准时代，做什么事情，自己都感到可疑！好在，他们是有艺术追求的人，尽管艺术的道路充满了坎坷，常常让人感到孤独，但他们的舟船尚未倾斜，还在沿着既定目标，艰难地前行。

他们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上的得失，也常在一起谈论自己的未来。这天，张三有个重大的发现，在阅读中，他看到了一位世界大师的一句话：“娶个好老婆，你会成为艺术家；娶个赖老婆，你会成为思想家。”张三兴奋地叫了起来，把世界大师的话指给李四看。李四看了之后，激动地说：“喝酒，喝酒！我请客，我请客！”

于是，他们跳着，奔跑着，进了小酒馆。“为了这句话，干杯！”张三真诚地提议。

“为了这句话，干杯！”李四热烈地响应。

然后，他们开始讨论世界大师的这句话。世界大师说得真好啊，说出了每个男人的心声。是的，他们曾梦寐以求娶个好老婆，让自己成为艺术家。可现实是，他们全都成了思想家！这怨谁呢？这怨自己当初瞎了眼。自己瞎了眼，娶了个赖老婆，那就只有当思想家的了。由老婆说开去，他们针砭时弊，向一切恼人之处开火，煞是痛快。

看来，以往只检讨自己，不责怪老婆，是不对的，是不彻底的。但责怪老婆，却又让男人疼惜不已。



费新我书法

新书架

《重读〈为人民服务〉》

赵秀彦

本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的献礼之作，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最佳教材，党员干部公务员履职培训的首选读物。

高占祥，1935年11月生，著名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书法家、摄影家。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曾任中国文联党

广角镜

雷电趣谈

陈永坤

会发出声音，便是我们通常听到的雷声。

雷电的威力是很大的。一次雷电到那间能产生足以点亮一亿个40w灯泡的电力。雷电如果产生在云地之间，这就是雷击。所谓雷击，系直接雷击和间接雷击的总称。直接雷击是闪电直接击中人体，电流通过人体后再流入地下。间接雷击又分三种：接触雷击、侧闪雷击和跨步雷击。接触雷击：是手(或其他部位)与地面(脚)间产生电位差，当人体流过部分闪电电流而造成伤亡；侧闪雷击：系指被击物体到地的电位差，在大于人体至被击物的“间空隙”电压时，使其“间空隙”被击穿，从而造成雷电电流经人体入地；跨步雷击：是强大的雷电电

流击中地面后，立即向地面四周泄发，酿成附近人体受击。

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是闪电最多的地方。爪哇岛每年有300天出现闪电。美国东南部，尤其是佛罗里达的部分地区，每星期平均有两次雷电。

地球上每天约有1800次雷电，每秒钟约发出600次闪电火花，其中到达地面的雷击约有100次。这就是说，每24小时大约有850次闪电雷击。现在，大多数科学家都一致认为，被大气不断俘获的电子是由雷电送回地球上而获得平衡的。换句话说，雷电保持了地球的电平衡。

连载



声鼎沸熙熙攘攘，兴奋的旅行团拖着箱子迫不及待地奔向闸口，满载而归的购物狂人拎着大大小小的奢侈品纸袋疲惫地等待登机。只有我，背着一只再简单不过的布包走在人流中，像一个不合群的异类。

说话的是一个冰冷的女声，开口便是：“你就是留白？我是楚承的姐姐。”

我想开口，却觉得喉咙疼痛难忍，咽了一下才说出口。

“我是留白。”

她冷笑：“久仰大名。”

我顿一顿，艰难地：“令尊……现在还好吗？楚承呢？他还好吗？”

她甚至没有奇怪我怎么得知此事的，只说：“怎么？你还在乎我家人的死活？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

我努力让自己声音清晰：“我能与楚承说两句话吗？”

“你要跟他说什么？炫耀你的厉害吗？肖连夜赶去上海了，他是去找你了吧？得意吗？看到我的蠢弟弟为你发疯，看到我们家被追求你的男人搞垮！”

我没有再哭，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我是一个成年的女儿与母亲，我没有放肆痛哭的权利。

但我睡不着，我在关上门的房间里彻夜不眠，我睁着眼睛，尝试空白自己的大脑，满脸湿透也不伸手去擦拭。

流泪的眼睛不揉擦便不会红肿，我不能肿着眼睛失魂落魄地出现在家人面前，再深的感情都潮不湿一个人，再痛的爱情都断不了你的呼吸，生死之外无大事，我没有理由露出一个崩溃了全世界的形象给任何人看。

天亮的时候我决定去香港，我想见他。

并没有什么难的，这么大一城变故，网上搜索便能找到消息，不单单是财经版本，连娱乐版都报道了一场婚姻不成反被吞并的大戏，媒体在楚承父亲所住的医院前拍了许多张照片，足够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他。

那是我曾经去过的城市，买一张机票，收拾一件行李，上飞机下飞机，也就到了。

周末的香港机场一如以往的人

我上了地铁，四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但身体里仿佛有一把火在支撑着我，它用我的五脏六腑作为燃烧的原料，让我可以不间断地走下去。

我在医院门口下车，香港的道路并不宽阔，医院门口没有游客，无数陌生的面孔说着我无法理解的语言来来去去。我走进医院，门口的玻璃上照出我的样子。

——苍白得像一只鬼。

有人走到我面前问了几句话，可能是在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摇头，只在可以看到大门的地方坐下了。

我开始专心而漫长的等待，我飞过来了，跨过一片海，走了那么长的路，并不是想挽救什么，这是我预料到的一个结果，我会平静地接受它，虽然它是所有我曾预料过的结果中最坏的那一个。

我早就知道，并不是有爱就能解决一切的，可能有因爱产生的奇迹，但更多的是现实。

但是楚承不知道，或许他知道，却不愿承认，而我，也放下了自己，纵容了他的不知道与不承认。

散文

火车带我离开

王向威

十八岁的时候，我强烈地需要一列火车。它只要能带我离开，哪怕是最原始的蒸汽机车，我也会很乐意接受。那时，我讨厌现实的生活，没有激情，千篇一律：在豫东平原上，无论我怎么行走，都无法和一座山相遇。

我以为只有离开，才能摆脱所有这一切。我需要山，它就站在我的面前。我要攀爬。我只有站在高处，才可以看到那困惑我的生活的村子，也只有站在高处，我才能大声呼喊，呼喊对一个少年来说，该是他反抗与奋力的最好表现吧！

我需要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我还需要一条想象中南方村落中的石板路。我不仅要坚强，我还要培养自己性格中温情的一面。

于是，我渴望一列火车的到来，载着我离开。

那年秋天，我带着行李，终于坐上火车，离开一个地方。车是慢车，从项城站向西而行。一个人的车厢，有些寂寞。但我还是喜欢这样，想象一个未知的却终要到达的地方。

在秋天的田野里，我能感觉到火车在一点点接近一个地方。树，一棵一棵地迅速往后退，风景不断变换，我喜欢不断变化的风景。火车在载着我离开的时候，也带动了风景。我总是以为，火车在我踏上的那一刻，就在带给我些什么。并且整个路上，不曾中断。路过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小镇，对于陌生的地方，我总能充满好奇地观看。虽然实质上，它们和我生活的地方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可能这就是人生活的悖论：在他乡体会故乡。

一列火车带我离开。如今一列火车在不断带我离开。我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离开。也习惯了火车将自己不断剥离，之后又不断抛向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已经去过很多地方。山和石板路早已出现在我的生活和被描述在日记中。我也学会了安静地面对每一个新鲜的地方。我的生活如今充满了怀念，我成了一个生活在回忆中的人。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好与不好，都没有人愿意告诉我。而此刻，我站在月台上，像以往无数次一样，等待着一列火车的到来。它会准时地带我离开。

文史杂谈

古代的宫女

王吴军

中国古代的宫廷里蓄养许多女子，这些女子为皇帝、皇后以及嫔妃们服务，还要随时供皇帝淫乐，称为“宫女”。

西汉初期宫廷里的宫女只有十几人。汉武帝时，宫女有千人。汉桓帝时，宫女五六千人。晋武帝时，宫女上万人。南朝宋文帝时，宫女数万人。南朝齐东昏侯的宫女也有上万人。隋炀帝时，他的皇宫遍天下，各处皇宫里有很多的宫女。

拥有宫女最多的皇帝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宫女达到了四万人。明朝宫女的数量是九千人，宫中每年花费的脂粉钱就达到了四十万两银子。

宫女都是从民间挑选的，宫女必须出身于非医、非巫、非商贾和非百工之家，这些人家的女子叫良家子。

清朝把选宫女叫做选秀女，每三年选一次，入选者都是八旗少女，汉女则不入选，这是为了保持满洲血统，但是也有利于广大汉民的安居乐业。清朝的宫女只有一二百人，有百人左右能够与皇帝接近。青春完全荒废的女子几乎没有，因为，清朝规定，宫女未被皇帝看中的，二十四岁或三十岁时送出宫，另行择配。被选为宫女不是一件幸事。清官中有地位的女性亲属加恩免选，比如太后、皇后之姐妹，嫡亲兄弟之女、嫡亲姐妹之女免选，姑嫜以上的亲姐妹免选，乳母的亲生女也可免选。

明朝的万贵妃四岁入宫，宋仁宗的冯贵妃九岁入宫，有名的陈后主宠妃张丽华，入宫时仅十岁。

元朝要求高丽国每年进贡美女，以示臣服。由此形成制度，明朝初期还在延续。明成祖的妃子权氏就是高丽女子。

朝廷官员的女儿也是宫女的候选人，并且是重点候选人。凡主动献入宫中，或者父、祖在朝廷当官的女子，比从民间入宫的女子更有可能引起皇帝的注意。这些人大多一入宫就被封上名号。普通的良家子尽管有美色，也很难被发现，比如王昭君。

声与异响，我的脸被一股大力拍向另一边，我被打得猛地向后仰了一下，震惊所带来的麻木之后才是火辣辣的疼痛。

“姐！你干什么！”楚承站起身来拉住那个疯狂的女人，我看不清她的样子，但她再一次向我挥手，尖的指甲几乎戳入我的双眼。

许多人涌过来，楚承抓住她，双手，整整脸都变了颜色：“姐，你疯了？”

“你才疯了！让她滚！这女人还有脸出现在这里！”

我觉得自己陷在一个黑色基调的荒谬恐怖剧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可怕的，令人无法理解的，我想大叫，我想告诉他们每一个人，我是来告别的，我只是想好好地与他道一声再见，但是没有人听我说话，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身边。

我开始后退，但无数陌生的面孔凑过来，让我退无可退，直到我被一双手捂住。

我抬头，然后看到我最不想见到的那个人。肖的出现让我双目暴睁，眼眶都是一阵刺痛。